



世界文学名著插图本

小法黛特

(法) 乔治·桑 著

ShiJieWenXueMingZhu
ChaTuBen

小 法 黛 特

〔法〕乔治·桑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济南市中印刷五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25印张 2插页 212千字

1995年9月第1版 1995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5329—1176—0

I·1120 定价：12.60元

SHIJIEWENXUE
MINGZHU

小法黛特

—

科斯村的巴尔博大爹对自家的事料理得不错，他身为本镇的参政理事就足以证明这一点。他有两块土地以供养全家，并且可以带来利润。在自家的草地上，他可以整车整车地收获草料，除了溪边草地上夹杂着灯芯草的以外，其余都是当地有名的上好草料。

巴尔博大爹的房子造得很好，上面盖着瓦片，建筑在斜坡上，空气很好，并且还有一个收成很好的花园和一个需雇六个人工作的葡萄园。此外，在库房后面，他还有一个我们当地称之为“乌什”的、围着矮树丛的漂亮的果园，里边长满了李子、黑樱桃、梨和花楸。而且，果园围边的胡桃树也是方圆两法里^①内最老、

① 一法里约合九华里。

最大的。

巴尔博大爹是个很勇敢的人，不怀恶意，很关注他的家庭，对他的近邻和同教区的居民也毫无不公平之处。

他已有三个孩子，但是巴尔博大妈看到她有足够的财力来抚养五个，而且必须赶紧，因为她年龄逐渐大了，竟然一下给他生了两个，两个漂亮的男孩；他们非常相像，别人几乎不能把他俩区别开来，人们很快发现，这是一对双胞胎，一对一模一样的孪生子。

是莎谢特大妈把他们接生到她的围裙里的。她没忘记用针在先问世的孩子的臂上划个小十字，她说，因为一截小布条或一根项链会相互混淆而使之丧失年长权。她还说，孩子长强壮时，应给他做一个永不会消失的记号，家里人照着去做了。年长的名叫西尔万，不久人们就叫他西尔维奈，使之与做他教父的哥哥区别开来；年幼的取名叫朗德里，从受洗礼起他一直用这个名字，因为他的叔叔——他的教父在年轻时一直被叫做朗德里什。

巴尔博大爹从市场回来后，看到摇篮中的两个小脑袋有点吃惊。“哦，哦，”他说，“这摇篮太小了，明天上午我得把它改大一点。”尽管没学过木工，但他那双手却会做点木匠活，他的一半家具是自己做的。他并没有大惊小怪便去照顾他妻子，她喝了一大杯温酒，感觉很好。

“你干得真好，我的妻，”他对她说，“这会增添我的勇气的。现在又要多抚养两个孩子，我们丝毫也不需要他们。这就是说，

我应该不停地耕种土地和饲养牲口。放心吧，会有人干活的，但下回可别一下子给我生三个，这样会太多的。”

巴尔博大妈哭了，巴尔博大爹感到很不安。

“别上火，别上火，”他说，“你别悲伤，我的好妻子。我这样说并不是责备你，恰恰相反，是对你表示感谢。这两个孩子漂亮，长得又好，他们身上没一点缺陷，我很高兴。”

“唉，我的上帝，”女人说，“我知道你并不是在责备我，我的主人家。但是我很担心，别人对我说没有比抚养双胞胎更碰运气，更困难的了。他们几乎总是这样：互相损害，要使其中的一个长得好，另一个就要遭殃。”

“啊哈，”丈夫说，“这是真理吗？这是我见到的第一对双胞胎，这种情况并不常见。还是莎谢特大妈见得多，她会给我们说出个所以然来的。”

莎谢特大妈被请来后，回答说：

“相信我，这两个孩子会活得很好，他们不会比别的孩子多病。我干助产婆这一行已经有五十年了，我见过乡里所有孩子的出生、成长和死亡。我接生双胞胎也不是头一次。首先，两人相貌一样不会影响他们的身体。有的双胞胎并不比你我更相像，但常常是一个强壮，一个瘦弱，结果一个活着，另一个却死了。看看你们的双胞胎，他们两人一样漂亮，一样结实，就跟独生子似的。他们在娘肚里并没有互相损害，他俩来到世上都很好，没使他们的母亲受很多痛苦，他们自己也没受痛苦。他们漂亮极了，一个

劲儿想快快成长。您尽管放心，巴尔博大妈，看着他们长大将是一个很大的乐趣；如果他们继续这样成长，以后只有您和每天看见他们的人才能区别他们；因为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相像的双胞胎。人家会说这是从一个卵里孵出来的两只小山鹑，这是多么可爱，多么相像，只有母山鹑才能辨别他们。”

“那就好，”巴尔博大爹边搔头边说，“但是我听说双胞胎之间会产生过多的友情，他们最终分开时就不能再活下去，至少他们中的一个会积忧成疾，直至死亡。”

“这话倒是真的，”莎谢特大妈说，“但请听着一个有经验的女人对你们说的话，别把这些话忘了，因为你们的孩子到了要离开你们的年龄的时候，我也许已经不在世，不能替你们出主意了。双胞胎开始能互相认识时，注意别让他们老在一起。一个看家时，带另一个去劳动；一个去钓鱼时，送另一个去打猎；一个去放羊时，让另一个去牧场看牛；给一个喝酒时，给另一个喝水，对两人都要这样。不要同时责骂或教训他俩；别让他们衣着一样；给一个戴圆帽时，给另一个戴鸭舌帽，特别是他们的外衣别用同一色的蓝布去做。总之，你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别使他们相互混淆，别使他们习惯于形影不离。我真担心你们会把我的话当成耳边风。如果你们不这样去做，总有一天，你们会非常后悔的。”

莎谢特大妈真是金口玉言，大家都信服她，保证要照她说的去做，辞退她之前还送给她一件很好的礼物。因为她叮嘱别用一个人的奶来喂养双胞胎，巴尔博家立即着手找奶妈。

但是,当地找不到奶妈。巴尔博大妈没预料到会一下子生两个孩子,其他孩子都是她自己哺育的,她先前就没多加注意。巴尔博大爹必须出门到附近地区去找奶妈。这段时间里,做母亲的不忍心让小宝宝挨饿,她自己给两个孩子喂奶。

我们这儿的人不会很快拿定主意,不管多么富有,总要讨价还价。别人知道巴尔博家付得起钱,而且做母亲的已不再是很年轻了,不大可能同时哺育两个小孩而不精疲力尽。巴尔博大爹所能找到的奶妈都向他要求每月十八个利佛尔^①,不多不少,正像要求一个有产者那样。

巴尔博大爹只想给十二或十五个利佛尔,他认为对一个农民来说,这已经是很多了。他到处奔走,讨价还价,但没什么结果。事情并不很急,因为两个孩子还很小,不会使母亲太疲劳,两个孩子都很健康,很安静,不吵不闹,给家里带来的烦恼几乎不比一个孩子所带来的多。一个睡着时,另一个睡得也很安稳。做父亲的已经改大了摇篮,他们俩一起哭的时候,别人同时摇动他们,他们便平静下来。

最后,巴尔博大爹与一个奶妈谈妥了每月十五利佛尔,只是对五法郎的梳妆费还有争议,这时,巴尔博大妈对他说:

“啊,我们的主人家,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每年要多耗费一百八或两百利佛尔,好像我们是老爷太太似的,好像我已超过了

① 利佛尔:法国古货币,约合一法郎。

哺育我孩子的年龄似的。我的奶哺育孩子绰绰有余。我们的孩子已经满月了，你瞧瞧，他们难道不是情况良好吗？你想为两个中的一个所雇的奶妈拉麦罗德强壮和健康状况还不及我的一半；她的奶水已经有十八个月了，这不是这样年幼的孩子所需要的。莎谢特大妈说别用同样的奶哺育我们的双胞胎，别使他们之间有过多的友情。她说过这话，但她不也说过应该同样很好地护理他们，因为说到底，双胞胎的生命力不是完全与其他孩子一样强吗？我情愿我们的孩子过分相爱，也不愿为了一个，牺牲另一个。再说两个当中，哪一个让奶妈去哺育呢？老实说，与两个中任何一个分离，我都会一样忧伤的。可以说我爱我所有的孩子，但不知怎么的，我感到这两个是我亲手抱过的孩子中最可亲可爱的。对他们，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情，总怕失去他们。我的丈夫，我求你别再去想雇奶妈的事了，其余的，我们照莎谢特大妈叮嘱的去做就是了。他们顶多在断奶后才能分清手脚，还未断奶的孩子之间又怎么会有过多的友情呢？”

“你说得不错，我的妻，”巴尔博大爹一边回答，一边看着他那少见的，然而还是精神饱满、身体强壮的妻子。“但是，随着孩子逐渐长大，你的身子虚弱了怎么办？”

“别担心，”她说，“我的胃口像我十五岁时那样好，再说，如果我感到精疲力尽了，我决不会瞒着你的，那时再让这两个可怜的孩子中的一个到别人家去也还来得及。”

巴尔博大爹顺从了，再说他也不愿意付出无益的开支。巴尔

博大妈哺育着她的双胞胎，没有怨言，也没有痛苦，而且她的身体素质非常好，她的小宝宝断奶后两年，她又生了个漂亮的小姑娘，取名叫娜内特，也由她自己哺育。但是这毕竟有些过分了，如果不是她那生了第一个孩子的大女儿经常给小妹妹喂奶来减轻她的负担，她是很难维持到底的。

这样，家庭扩大了，子孙满堂，小叔叔、小阿姨与小外甥、小侄女之间谁也无须指责谁更爱吵闹，谁更懂道理。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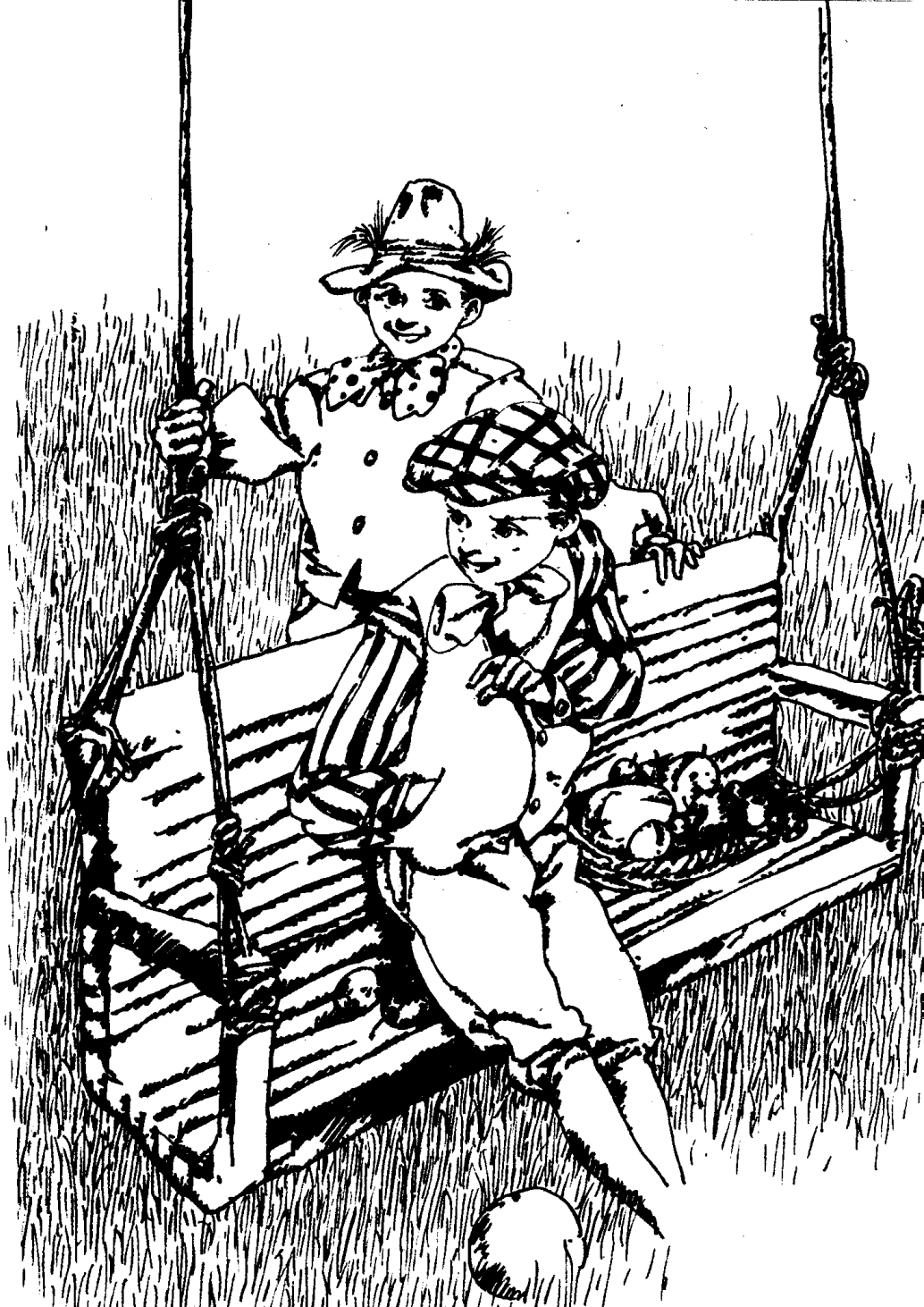
双胞胎自由自在地成长着，不比其他孩子多病。而且，他们的性情是如此温和，如此有教养，别人会说他们长牙齿和长身体都没受一点苦，不像其他孩子那样。

他们长着一头金发，一辈子都是这样。他们的脸色很好，蓝色的大眼睛，宽肩膀，身板挺直、结实，身材和胆量都比同年龄的孩子大。周围所有的居民经过科斯村时，都要停下来看看他们，为他们相貌相似而惊奇，每人离去时都说：“这真是一对漂亮的小孩。”

因为这个原因，双胞胎很早就习惯于被人打量，被提问，他们逐渐长大，一点也不害羞，不呆板。他们和所有的人相处都很自在，不像我们这儿的小孩那样见到生人就藏到树丛后面，他们总是落落大方地面对每个来人，回答别人提出的问题，不低头，

也不用别人多请。乍一看，别人一点也看不出他们之间的不同地方，仿佛是一个鸡蛋，鸡蛋一个。但是人们打量他们一刻钟后就会发现，朗德里略高、略壮一点，头发较密，鼻子较大，眼睛更有光彩，他前额较宽，显出较坚定的神色。他哥哥有一个记号在右脸颊，他也有一个，不过是在左脸颊，而且明显得多。因此，当地人能很好地区别他们，但却需要一段时间，在夜幕降临时或在略远一点地方，他们几乎全都搞错，更何况双胞胎的声音完全相同。他们清楚地知道别人会把他俩混淆起来，因此常以另一个人的名义说话，不会使别人发觉已经弄错。巴尔博大爹有时自己也搞不清楚。正像莎谢特大妈所说的那样，只有母亲从不会搞错，不管是在黑夜，或是在远处，只要能瞧见他们走来或听见他们讲话。

事实上，两人都不错。如果说朗德里的思想更开朗，比他哥哥更勇敢的话，那么西尔维奈则是非常重友情，感情细腻，使人们不会偏爱他的兄弟而少爱他。人们很想在三个月中阻止他们老呆在一起。在乡村，用三个月来做一件一反常规的事，已经是很长了。但是，一方面人们看不到这会有很大的效果；另一方面神父说过，莎谢特是个多嘴女人，上帝安排在自然规律中的教项，凡人无力改动的。这样，家里人渐渐地忘了以前许诺要干的事。第一次给他们脱掉连衣裤，穿上套裤去做弥撒时，他们的衣着一摸一样，这是他们的母亲的一条衬裙改成的两套衣服，做工也一样，因为教区的裁缝根本不会做其它的式样。



他们年龄稍大一点后，家里人发现他们对颜色有同样的偏爱。新年，妈妈罗赛特打算送给他俩每人一条领带作为礼物，在用马驮着商品上门卖货的旧衣商那里，他俩各自选了一条淡紫色的领带。姑姑问他们是否是因为两人总想穿一样的衣服，然而，双胞胎并未想得那么远。西尔维奈回答说这是商人包袱中颜色最好、花样最美的领带，朗德里接着说其余的领带都很难看。

“那我的马的颜色呢？”商人笑着说，“你们觉得它怎样？”

“很难看，”朗德里说，“像只老乌鸦^①。”

“难看极了，”西尔维奈说，“简直就是一只秃毛乌鸦。”

“看见没有，”商人对姑姑说，脸上露出富有判断力的神色，“这两个孩子的眼力一模一样。如果一个指红为黄，另一个立刻会说黄为红。这没有必要去否定他们，因为有人说，如果你想阻止双胞胎自认为是一幅画的两个副本，他们就会变得愚笨，就得不不知所云的。”

商人这样说是因为他的淡紫色的领带难看，他想一下子卖掉两条。

时间向前推移，事情继续发展。双胞胎的衣着非常相像，别人更是常常把他俩搞错。或者是由于孩子调皮，或者是由于神父所说的那个不可改变的自然规律的力量，如果一个碰破了木鞋

^① 原文(pie)意为“喜鹊”，常用来比喻饶舌、难看的人或动物，含有贬意，不合中国人的习惯，故改译为“乌鸦”。

的一端，另一个马上把同一只脚上的木鞋碰掉一角；如果一个撕破了上衣或帽子，不多时，另一个也撕成同样的破洞，别人会说这是同一桩事故所造成的。事后，人们问起他们事情的经过时，双胞胎只是笑，不露真情，装作一副天真无邪的神态。

不知是福还是祸，这种友情随着年龄不断增长。他们稍有点懂事的那一天起，他们就说定，兄弟俩有一个不在时，另一个不能与其他孩子一起玩耍。父亲试着使一个整整一天留在他身边，让另一个跟着母亲，两个人因此都很忧郁，脸色苍白，干活懒散，别人还以为他们病了。到了晚上他们又在一起时，他俩手拉手在大路上游荡，不想回家，因为他俩在一起很自在，同时又因为父母给他们带来这种不愉快而故意怄气。家里人再也不想重新做这种事了。应该说，父亲、母亲、叔叔、姑姑、兄弟、姐妹，对双胞胎都有一种近乎软弱的溺爱。他们为他俩而骄傲，因为经常听到恭维话。再则，说真的，两个孩子漂亮、聪明、可爱。巴尔博大爹时常担心孩子成人后，这种老是呆在一起的习惯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他想起了莎谢特说过的话，就试着捉弄他们，使他俩互相妒忌。比如，他们有一点小错，他就扯着西尔维奈的耳朵对朗德里说：“这次饶了你，因为你平常比较懂道理。”但看到他弟弟能幸免，西尔维奈虽然耳朵火辣辣的，也感到是个安慰，而朗德里却哭了，就好像是他受到教训似的。两人都想要的东西，家里人试图只给其中的一个。但是如果是吃的，他们马上就分享，如果是玩的、用的，他们或者

两人共有，或者相互送来送去，不分你我。别人夸奖一个的行为而对另一个不公平的时候，另一个看到他兄弟受到鼓励和爱抚会感到高兴和自豪，自己也奉承他，表示亲热。总之，要想把他们的精神、肉体分开，那是白费劲，因为即使是为他们好，人们也不愿意使受宠的孩子不愉快。不久，家里人就听凭事情随上帝的意愿去发展，或者是把这些小小的把戏变成双胞胎丝毫不会受骗的游戏。他们很狡黠，有时候为得到安宁，他们装作互相争吵打闹。对他们来说，这只是一种游戏，在扭成一团时，他们决不会使对方受到一点伤痛。如果有哪个过路人看到他们发生口角而惊讶，他们就会在背后讥笑他。别人听到他们在一起说说唱唱，就像一枝树丫上的两只小鸟。

尽管两人很相像，很相爱，但上帝在天上和地下却没造过完全相同的东西，它要他俩的命运大不相同，由此人们可以发现，在上帝的旨意中，他们是两个分开的造物，从他们自己的性情来看，这是两个不同的生灵。

事实暴露后，大家才注意到，这是在他们第一次领圣体以后^①。巴尔博家的人口增加了，这是因为他年长的两个女儿不断地生下漂亮的孩子。他的大儿子马丹是个漂亮正直的小伙子，他当兵去了；他的女婿们工作很卖力，但是，并不总是能获丰收。我们那个地区，接连几年年景不好，气候不佳，买卖又不顺利，这就

① 约在十岁至十二岁之间。

使得农村的人入不敷出。所以，巴尔博大爹没有足够的财力把所有的人都留在家里，考虑把双胞胎送到别人家去帮工。普利什村的卡约大爹同意雇一个来替他赶牛，他有很大一块土地要耕种，干这活，他家的男孩不是太大就是太小了。巴尔博大妈第一次听她丈夫提起这事时，很是担心害怕。她从未预料到事情会落到她的双胞胎的头上，尽管她一直担忧他们一生中会发生这样的事，然而她是非常顺从她丈夫的，她无话可说。做父亲的也有他自己的不安，但是他早就开始准备了。起先，双胞胎哭了，在树林和草场呆了三天，除了吃饭，别人再也见不到他俩的影子。他们对父母一句话也不说，问到他们是否答应时，他们什么也不回答，但是他俩在一起时，却讨论得很多。

第一天，他们只是唉声叹气，手拉手，怕别人强行把他们拉开。但是巴尔博大爹并没这样做。他有一种农民式的明智，对时间的作用既有耐心又有信心。第二天，双胞胎看到别人并没来麻烦他们，而是希望他们明白道理。不是威胁和惩罚，而是父母的意志使他们感到非常恐惧。

“看来我们还得安排一下，”郎德里说，“现在就是要决定我俩谁去，别人让我们自己挑选，因为卡约大爹说过不能同时收我们俩。”

西尔维奈说：“既然我们还是要分开，我走或留下又怎样？我根本不想到别处去生活，如果我同你一起去，我会逐步习惯于不想家的。”

“话是这么说，”朗德里说，“可是留在父母身边的总要比再也见不到同胞兄弟，见不到父母，见不到他的花园、牲畜和所有平常能使他开心的东西有更多的安慰和较少的烦恼。”

朗德里说着，露出坚定的神色，但是西尔维奈却哭了，他没有他兄弟那样的决心，要失去和离开一切的想法使他非常痛苦，眼泪流个不停。

朗德里也哭了，但是没那么厉害，方式也不同，他总是想承担最大的艰苦，他想看看他哥哥能忍受多少，使他免受其余的痛苦。他明白西尔维奈比他更害怕住到陌生地方去，到别人家里去。

“喂，哥哥，”他说，“如果我们决定分离，还是我走为好，你知道我比你稍微强壮一些，过去我们几乎都同时生病，你总是比我烧得厉害。人家说我们如果分开，我们可能会死。我想我不会死，至于你，我说不上来，我还是希望你和母亲经常谈谈，她会安慰你，照顾你的。在咱家，别人对我俩的区别对待几乎看不出来，其实你是最受宠的，我知道你最可爱，最讨人欢喜。你留下吧，我走。我们不会离得太远。卡约大爷的土地紧挨着咱家的，我们每天都能见面。我热爱劳动，这会使我散心的，我跑得比你快，一天的活一结束，我可以立刻跑来找你。你如果没许多事情要做，可以出来走走，看我工作。比起你在外边、我在家里来，这样我的担心要小得多。所以，我请你留下。”

三

这话西尔维奈根本听不进。尽管对父亲、母亲、小娜内特，他比朗德里心肠更软，但是，由他可爱的同胞兄弟来担当责任，他感到害怕。

讨论了好久以后，他们用小草棍抽签，命运落在朗德里头上。西尔维奈对结果很不满意，要用一个大铜钱的正反面来决定。三次都是他得正面，还是该朗德里走。

“你瞧，这是命中注定的，”朗德里说，“你知道人不该违抗命运。”

第三天，西尔维奈还是哭，而朗德里已不怎么哭了。第一次想到要走，他可能比他哥哥更伤心，然而，他觉得自己有勇气，没有沉湎于那种对他父母毫无希望的反抗中。由于不断地想着他的不愉快，他很快就习惯了，他给自己摆了许多道理；西尔维奈却老是悲痛，没勇气领会这些道理。结果，朗德里已决定走了，西尔维奈却还不想看着他走。

再说，朗德里的自尊心也比他哥哥强一些。别人老是对他们说，如果他们不习惯于分开，那就永远只是个半成人。朗德里开始体会到他十四岁少年的自豪，很想表明他不再是个孩子了。从第一次爬树掏鸟窝直到目前他们所处的境地，都是他首先说服和带动他的哥哥。这次，还是他成功地使他哥哥安下心来。晚上